

五性各別與一性皆成

—圓測對種姓論的見解—

金東柱

第一節 唯識宗之種姓論

一、五性各別 (Pancābhisamayā-gotrāni)

關於種姓論的問題，圓測在『般若婆羅密多心經贊』說明教化的對象（即所化者）時，只是介紹『成唯識論』的理論而已，即他說：

「無始時來，種性法爾，更相繫屬，或多屬一，或一多屬。廣說如彼，依成唯識同第三釋」①

那麼，圓測對種姓論沒有他自己的看法嗎？當然不是。他在『解深密經疏』「無自性相品」第五，爲了論證「一性皆成」，花費了很多篇幅，而他所引證的經論多達二十幾部之譜②。反而，窺基在『般若婆羅密多心經幽贊』卷上用種姓論來說明教化的對象與其修行，即他說：

「二種姓者，一本性住種姓，謂住本識能生無漏本性功能，二習所成種姓，謂聞正法等熏習所起。」③
「所化處，謂應了知三乘、不定、阿顛底迦(ātyantika)，種姓差別。」④

由此可知，窺基站在「五性各別」的立場，這是與圓測最大的差異之一。所以，吾人先略述有關種姓論的問題，即衆生性品之區分的問題，然後探討圓測的「一性皆成」之說。

佛教的究竟目標是什麼？我們可以說是身心的究竟解脫。那麼，我們應該怎樣加以努力才可以到達此理想的解脫呢？這就要看我們的性品如何才可斷定。對此，佛教學者特別提出種姓論的問題。關於這一論題，學者們具有不同的觀點：有的設立種姓差別，而以「三乘」爲究竟的；有的不論種姓差別，而主張「一性皆

成」。在小乘中有這樣的異說，在大乘中也有這樣不同的主張，且比小乘學者的諍論更熱烈。其實，若考察此論題，不外是「相宗」（即唯識宗）與「性宗」（即三論宗、天台宗、華嚴宗等）的不同，亦即由於賴耶緣起與真如緣起的不同而來⑤。但是，因為他們都有經論的根據，所以從來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⑥。然而，據我所知，圓測對此論題有獨特的看法，關於此問題，吾人在第二節將詳細討論。

只有唯識宗持「五性各別」的理論，其他的宗派看不到⑦。譬如，《大般若經》卷五百九十三說明種姓論，但是沒有言及到「無性有情」。那麼「五性」的「性」是什麼意思？古來「性」與「姓」是通用的⑧。所以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第二十一、三十五及異譯的《菩薩地持經》卷第一說：

「問此種姓有何差別，答或名種子(Bija)，或名爲界(dhātu)，或名爲性(Svabhava)，是名差別。」⑨

但是，嚴格地說，此兩者稍有不同，所以窺基說：

「性者體也，姓者類也。」⑩

即「性」表示體性，而「姓」表示種類。所以「五性各別」本身的意思是衆生的體性（即性品）各有差別，換句話說，成佛的可能性，即解脫的機會不是均等的。這是此理論的基本立場。那麼，此「五性各別」根據什麼經典而設立的呢？即是唯識宗所依經典的『解深密經』，「無自性相品」第五說：

「一切聲聞，獨覺，菩薩，皆共此一妙清淨道，皆同此一究竟清淨，更無第二。我依此故，密意說言唯有一乘，非於一切有情界中，無有種種有情種姓，或鈍根性，或中根性，或利根性有情差別。善男子，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

特伽羅，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，終不能令當坐道場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以故，由彼本來唯下有劣種性故……是故說彼名爲一向趣寂聲聞，若迴向菩提聲聞補特伽羅，我亦異門說爲菩薩。」⑪

菩提流支的異譯『深密解脫經』也是同樣的內容。意思就是說，聲聞、獨覺、菩薩三乘所行的大道，是同一妙清淨道，因此，所到達的目的也是同此一究竟清淨，而沒有第二清淨大道。但佛陀不是說一切有情中，修行的有情沒有種種的有情種姓，譬如，鈍、中、利根的種姓。由此可知，雖然所走的路是同樣的，但是行人有差別，所以就所行的道是同樣的，說唯有一乘，就行人的差別，說有三乘⑫。換句話說，就一妙清淨道來看沒有第二乘的存在，但是就人間的事相來看有三乘差別。即佛陀所說的一乘是，就三乘所證的真理方面而說的，所以，《解深密經》說：

「如世尊說若聲聞乘若復大乘唯是一乘，此何密意。佛告觀自在菩薩，……即說彼法同一法界同一理趣故，我不說乘差別性。」⑬

由此可知，唯識宗主張種姓差別的根據所在。但是，若仔細研究有關種姓差別的理論，我們可發見在小乘教中有先驅的理論，即所謂「三性分別說」⑭。據世親造『佛性論』卷第一說：

「若依分別說部說，一切凡聖衆生，並以空爲基本，所以凡聖衆生，皆從空出故，空是佛性，佛性即大涅槃。若依毗曇薩婆多等諸部說者，則一切衆生，無有性得佛性，但有修得佛性。分別衆生，凡有三種：一、定無佛性……二、不定有無……三、定有佛性，即三乘人：一者聲聞……二者獨覺……三者菩薩。」⑮

由此可知，在小乘教中也有大乘（或一性五性）的諍論，分別說部主張「一性皆成」，而說一切有部(Sarvāstivādāḥ，薩婆多部)主張「三性分別說」。又『俱舍論』世間品也設立三聚，即正性定聚（定有佛性）、邪性定聚（定無佛性）、不定性聚（不定有無），即頌說：

「正邪不定聚，聖進無間餘。」^⑬

但是，上面所引用的『解深密經』中對五性各別沒有清楚的說明，而只說三乘差別。那麼玄奘把唯識思想傳授給窺基時，他所說的「五姓宗法、唯汝流通」^⑭的五種有情是什麼？『大乘莊嚴經論』卷一「種性品」第四及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二等有其內容。即『大乘入楞伽經』說：

「有五種種性，何等爲五，謂聲聞乘種性、緣覺乘種性、如來乘種性、不定種性、無種性。」^⑮

異譯的『入楞伽經』卷二及『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』卷一，雖有多少的出入異同，但是同樣的內容。由此可以說明五種種性，所以『成唯識論』說：

「諸有情既說本有五種姓別。」^⑯

又窺基說：

「有五種姓，一菩薩、二獨覺、三聲聞、四不定、五無姓。」^⑰

又圓測說：

「言五姓者，所謂三乘、不定、無姓。」^⑱

由此可知，五種種性就是如下的五種。即

- ① 聲聞乘種性(Srāvaka-yāna-gotra)
- ② 緣覺乘種性(pratyekabuddha-yāna-gotra)

- ③ 菩薩乘種性(bodhisattva-yana-gotra)
- ④ 不定種性(aniyatākatara-gotra)
- ⑤ 無種性，或無性(a-gotra)

關於五種種性的典據，除了上列二經一論之外，還有很多，譬如『大般若經』卷五百九十三、『勝鬘經』、『稱讚大乘功德經』、『顯揚聖教論』卷二十、世親造『攝大乘論』卷一、『法華論』卷下、『佛地論』卷二等^⑲。但是，值得考察的地方是『瑜伽師地論』有沒有主張五種種性？此問題對唯識宗來講很重要。一般地說，『瑜伽師地論』是三、四世紀頃印度的小乘與大乘佛教思想研究的「大寶庫」^⑳，換句話說，當時的「大百科全書」^㉑。因此最勝子等在『瑜伽師地論釋』讚說：

「理無無窮，事無不盡，文無不釋，義無不詮，疑無不遣，執無不破，行無不修，果無不證。」^㉒

就唯識宗來講，『瑜伽師地論』屬於所依經論（六經十一論）中最重要論典。所謂「一本十支」^㉓，換句話說，即其他的十種論典是解釋『瑜伽師地論』的。所以，我們知道此問題的重要性，最澄在『守護國界章』說：

「粗食者引『瑜伽』云：一切有情總有五種性等。今按論文，都無此文。」^㉔

即他認為沒有同舉五性之名，因此五性是錯綜概論。『唯識論同學鈔』反駁他說：

「雖無一處而列五種性，一論上下明說五種性，本地分中說般涅槃，無般涅槃二種補特伽羅，其中般涅槃種性人中，可有四種性，故三十七及五十二兩卷，說三乘定性及畢

竟無性；六十七卷文明聲聞菩薩不定，無性四種種性。按前後文明有五種性，况聲聞地、獨覺地各明三乘法爾種性，是三乘定性也。第八十卷中，明回向菩提聲聞，是不定種性，又菩薩地文，說住無種補特伽羅等，畢竟無性人也，總一論上下，明說五種性。」²⁸

其實，不只是如此。據我所知，在『瑜伽師地論』裏面，還有很多地方言及衆生性品之區分，即卷二十一的六種分類²⁹，卷二十六的二十八種分類³⁰，卷三十三的世間道的四種分類³¹及卷三十五的「本性住種性」與「習所成種性」的兩種分類³²等。『唯識同學鈔』說「三十七及五十二兩卷，說三乘定性及畢竟無性」。但是，吾人認爲此處所說的「畢竟無性」與餘他地方所說的内容上有不同點，因爲卷三十七所說的「住無種性」屬於「成熟補特伽羅」。此處所說的「成熟」是「無間能證二障清淨」的意思³³，所以他可成佛。卷五十二所設的三種般涅槃法與一種般涅槃法種性差別的目的在于，爲了說明此種差別不是由於種子（即先天的）而來的，而是由於「有障無障」的差別而來的³⁴。換句話說，此般涅槃種性者，若斷二障而證得二空的道理，他也可成佛。因此，此兩個地方的「畢竟無性」與其他地方所說的稍有不同。無論如何『瑜伽師地論』雖沒有同舉五性之名，但若參酌各處所說的内容，可設立五性差別，這是不容否定的。

那麼，究竟爲什麼有這種種性的差別呢？種性差別的基準是什麼？五性各別是由種子論所起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五性各別是依無漏種子的有無而區分的。因此，這種理論站在解脫的機會不是均等的立場，即成佛的可能性是限於少數之人的立場，所以此世界上有絕對不能成佛的衆生。那麼，此種成不成佛的性品是先天的呢？或是後天的呢？換句話說，此無漏種子是「法爾」呢？或

是「假立」呢？依法爾本有的無漏種子之有無，而設立五性各別，把它叫做「法爾的五性」；不設立法爾本有的無漏種子，而依煩惱、所知二障的有無，而設立五性各別，把它叫做「假立的五性」³⁵。即衆生成不成佛的可能性已經先天地規定的立場，就是「法爾的五性」，若衆生可斷二障而證得二空之道理，其成佛的立場，就是「假立的五性」。唯識宗（此表示：護法系慈恩宗）所謂五性是指法爾的五性。因此，玄奘到印度去求學時，他也不知道他屬於那一種姓，所以他向觀自在菩薩像說：

「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。玄奘今自疑不知有無。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，願花貫挂尊頸項。」³⁶

他回來以後，把唯識論傳授給窺基時，他說「五性宗法，唯汝流通」，此明明地表示他們站在「法爾的五性」的立場。玄奘以前，印度有法爾無漏種子有無的爭論。據『成唯識論』卷二記載，護月說：

「諸有情既說本有五種性別故，應定有法爾種子，不由熏生。」³⁷

難陀、勝軍說：

「有情本來種性差別，不由無漏種子有無，但依有障無障建立。」³⁸

即有情本來有五種性別，但護月主張「法爾的五性」，而難陀、勝軍主張「假立的五性」，即此就是所謂「本有、新熏種子」的爭論。到護法出來主張本有新熏合用，因此他說：

「種子各有二類，一者本有……二者始起……」³⁹

但是，他主張法爾無漏種子的存在，而由此，護法系統的戒賢、玄奘及窺基都固守法爾的五性各別論。這就是護法系統的特色，因爲『瑜伽師地論』並沒有說，必有法爾無漏種子的存在。即卷五十二說：

「問若此習氣攝一切種子，復名徧行麤重者，諸出世間法從何種子生。若言麤重自性種子為種子生，不應道理。答諸出世間法從真如所緣緣種子所生，非彼習氣積集種子所生。問若非習氣積集種子所生者，何因緣故建立三種般涅槃法種姓差別補特伽羅，及建立不般涅槃法種姓補特伽羅，所以者何，一切皆有真如所緣緣故，答由有障、無障差別故，若於通達真如所緣緣中，有畢竟障種子者，建立為不般涅槃法種姓補特伽羅。」^{④0}

即諸出世間法是從真如所緣緣種子所生的，而不是習氣積集種子所生的。換句話說，在有為法中，不許無漏種子是法爾的存在，而以真如為產生無漏法的原因。那麼，為什麼有此種姓差別呢？這是由於有障、無障的差別而來的。所以，就有畢竟障種子者說無性有情，而就無畢竟障種子者說有性有情。由此可知，此處並沒有說，必有法爾無漏種子。

上面吾人已說明有關五性各別の意味、立論的典據、立論的由來、立論的基準及兩種異說等。以下，站在「法爾的五性」的立場，吾人要說明五性各別的內容。

一、聲聞乘種性(Svāraka-yāna-gotra)

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第二說：

「謂若聞說於蘊界處自相共相，若知若證，舉身毛豎心樂修習，於緣起相不樂觀察，應知此是聲聞乘種性。彼於自乘見所證已，於五六地斷煩惱結，不斷煩惱習。……此無解脫，以未能見法無我故。此是聲聞乘及外道種性。」^{④1}

『瑜伽師地論』卷三十五說：

「一切聲聞獨覺種性，唯能當證煩惱障淨，不能當證所知障淨。」^{④2}

又同卷說：

「聲聞能證聲聞菩提。」^{④3}
又卷五十二說：

「若有畢竟所知障種子布在所依，非煩惱障種子者，於彼一分建立聲聞種性補特伽羅，一分建立獨覺種性補特伽羅。若不爾者，建立如來種性補特伽羅。」^{④4}

圓測在『解深密經疏』說：

「言聲聞者，諸佛聖教聲聞為上首，從師友所聞此教聲，展轉修證，永出世間，小行小果，故名聲聞。」^{④5}
又說：

「聲聞種性，謂於身中，唯有聲聞涅槃種性。」^{④6}

由此可知，聲聞乘種性指示所謂小乘。他們已證得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的法門，但是還不知十二緣起的道理。換句話說，他們已斷煩惱障而證得我空的道理，所以，他們能證得聲聞菩提，即可以證阿羅漢果。然而，他們還沒斷所知障而不知法空的道理，所以他們不入大乘，而決無法證得佛菩薩的果位。即他們只是具有我空無漏種子的衆生。

二、緣覺乘種性(pratyekabuddha-yāna-gotra)

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第二說：

「謂若聞說緣覺乘法，舉身毛豎悲泣流淚，……當知此是緣覺乘種性，應為其說緣覺乘法。」^{④7}

『瑜伽師地論』卷第三十四說：

「云何獨覺種性，謂由三相應正了知，一者本性獨覺先未證得彼菩提時有薄塵種性，由此因緣，於憤鬧處，心不愛樂，於寂靜處，深心愛樂。二者本性獨覺先未證得彼菩提時有薄悲種性，由是因緣，於說正法利有情，心不愛樂，於少思務寂靜住中，深心愛樂。三者本性獨覺先未證得彼

菩提時有中根種性，是慢行類，由是因緣，深心希願，無師無敵而證菩提。」^{④8}

又卷三十五說：

「獨覺能證獨覺菩提。」^{④9}

又卷五十七說：

「聲聞獨覺所有根軟品中品。」^{⑤0}

『解深密經疏』說：

「言獨覺者，常樂寂靜，不欲雜居，修加行滿，無師友教，自然獨悟，承出世間，中行中果，故名獨覺，或觀待緣而悟聖果，亦名緣覺。」^{⑤1}

由此可知，緣覺乘種性指示中乘^{⑤2}，獨覺是它的舊譯之名。雖然緣覺乘種性的根機比聲聞乘上品，但是他們也還沒證得法空的道理。換句話說，他們也已斷煩惱障，但還沒斷所知障，所以他們只證得緣覺菩提——即辟支佛。因此，他們也不入大乘，而決無法證得佛菩薩的果位，即他們只是具有我空無漏種子的衆生。『解深密經』卷二把此二乘叫做「一向趣寂」的二乘，因為，他們趣向灰身滅智的小涅槃，而斷絕有情的相續。

三、菩薩乘種性(bodhisattva-yāna-gotra)

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第二說：

「如來乘種性所證法有三種，所謂自性無自性法、內身自

證聖智法、外諸佛利廣大法。」^{⑤3}

『瑜伽師地論』卷第三十五說：

「菩薩種性亦能當證煩惱障淨，亦能當證所知障淨，是故說言，望彼一切無上最勝。」^{⑤4}

異譯的『菩薩地持經』卷第一說：

「菩薩成就種性者，出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。何以故，有

二種淨。一者煩惱障淨，二者智障淨。二乘種性煩惱障淨非智障淨。菩薩種性具足二淨，是故一切最勝最上。」^{⑤5}

又『瑜伽師地論』卷第三十五說：

「菩薩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^{⑤6}

又卷五十七說：

「諸菩薩根其性上品。」^{⑤7}

『解深密經疏』說：

「言菩薩者，希求大覺，悲愍有情，或求菩提，志願堅猛，長時修證，永出世間，大行大果，故名菩薩。」^{⑤8}

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贊』說：

「菩提薩埵者，觀人發意，如前所說。菩提名覺，薩埵即是所化有情。上求菩提下化有情，發此智悲故名菩薩。」^{⑤9}

此處，如來乘種性(ratnagata-yāna-gotra)就是菩薩乘種性。由此可知，菩薩乘種性表示大乘。他們的根機屬最上品，而已斷煩惱、所知二障。所以可證得人法二空的道理，即可證得無上正等正覺，因此決定可以證佛果。此三乘種性把它叫做「決定性有情」，因為他們皆能證悟一定的證果。與小乘的差異點很多，譬如菩薩乘有四個事情勝於一切聲聞緣覺乘。即『瑜伽師地論』卷三十五說：

「復由四事，當知菩薩勝於一切聲聞獨覺，何等為四，一者根勝，二者行勝，三者善巧勝，四者果勝。」^{⑥0}

異譯的『菩薩地持經』卷第一也有同樣的說法，只是把「行勝」翻譯為「道勝」而已。即菩薩乘本身是利根，所以「根勝」；自利利他行，即菩薩是菩提薩埵(Bodhisattva)的簡稱，此就是「(上求)菩提，(下化)有情」的意思，所以「行勝」；菩薩「巧便悉能了

知一切諸法」，所以「善巧勝」；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」，所以「果勝」。

四、不定種性(anīyatātakāra-gotra)

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第二說：

「不定種性者，謂聞說彼三種法時，隨生信解而修學。」

⑥1

『瑜伽師地論』卷第八十說：

「問迴向菩提聲聞，從本已來當言聲聞種性，當言菩薩種性。答當言不定種性，譬如安立有不定聚諸有情類於般涅槃法性聚中，當知此是不定種性。」⑥2

『成唯識論述記』卷第一本說：

「唯被大乘及不定姓趣菩薩者，非被獨覺、聲聞、無性三種機也。故所被機必唯上品。」⑥3

『解深密經疏』卷十五說：

「四不定種姓，謂於身中具有三乘涅槃種姓，而彼迴心定趣佛果。由佛菩薩大悲方便所攝受故。」⑥4

由此可知，「不定性」就是對三乘的「決定性」而言的。不定種性是同時具有菩薩、獨覺、聲聞種子的衆生。如果詳細地說，應有四類，即①具三乘種子的衆生；②具菩薩、獨覺二種子的衆生；③具菩薩、聲聞二種子的衆生；④具獨覺、聲聞種子的衆生。因此，看其修行如何，也可成佛，也可不成佛，或只成聲聞、緣覺二乘的果報，所以叫做「不定種性」。其實，嚴格地說，前三是不定性，而最後則屬於聲聞、獨覺的定性。此類衆生的修行必須經過聲聞、獨覺的果位後，再轉向菩薩乘，最後才證入佛果。因此，『解深密經』卷二說「迴向菩提聲聞種性」⑥5。又，對直入大乘的菩

薩乘而言，屬於「漸悟者」，而菩薩乘屬於「頓悟者」。以上所說明的四種種姓，對沒有無漏種子的衆生（即無性有情）而言，都屬於有性有情。

五、無種性、或無性(a-gotra)

無性有情是對有性有情而言的，即他們不具有三乘無漏種子，而只具有有漏種子。所以，他們不能斷煩惱、所知二障，而不能證得佛菩薩果位。『大乘莊嚴經論』卷二說略有二種，就是暫時⑥6無涅槃者與畢竟無涅槃者。即卷二說：

「無般涅槃者是無性位。此略有二種，一者時邊般涅槃法(Kalāparinirvāṇadharmā)，二者畢竟無涅槃法(atyant-
aparinirvāṇadharmā)。時邊般涅槃法者有四種人，一者一向行惡行，二者普斷諸善法，三者無解脫分善根，四者善根不具足。畢竟無涅槃法者，無因故，彼無般涅槃性。此謂但求生死不樂涅槃人。」⑥7

『大乘入楞伽經』卷第二及異譯的『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』卷第一說無性有情有斷善闡提與大悲闡提二種。所以窺基把它介紹說：

「無性謂一闡提，此有二種，一者焚燒一切善根，則謗菩薩藏。二者憐愍一切衆生，作盡一切衆生界願，是菩薩也，若衆生不入涅槃我亦不入。」⑥8

若比較上面所引用的兩部經典，可推論；無性有情有三種即暫時、大悲及畢竟無涅槃者，所以窺基把無性有情分爲三種，即他說：

⑥9 「合經及論，闡提有三，一斷善根，二大悲，三無性。」

（未完）